

石年青

湛 容



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万年青

湛 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万 年 青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湖 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4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7\frac{3}{4}$

1975年9月北京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302

定价 1.05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我国北方某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故事。

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一九六二年秋天，万年青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，在抓紧秋收、种麦，发展集体生产的同时，对刮到这里的“包产到户”的修正主义妖风以及复辟倒退的资本主义倾向，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，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。作品通过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，塑造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春旺等英雄形象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作品语言生动、活泼，有较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。

封面设计：梁益强

一九六二年。

九月初的一天下午，县委副书记黄光在新屯公社召开的汇报会结束了。东南片四个公社各大队的支部书记们，急急忙忙赶回村去。

东兴公社万年青大队的支部书记江春旺，把小小的行李卷儿捆在自行车上，推着车出了大门。跟他走在一起的两个人，也是东兴公社的。一个是张庄大队的老支书张兴，一个是王各庄大队新选的支部书记王东明。三个人跨上车，顺着公路往南骑去。

这是一个困难的秋天。连续几年自然灾害，使这辽阔的北方平原，失去了丰收年景那种喜气洋洋的大忙气象。可是，今天，在支部书记们的心上，还有比自然灾害更恼火的事。

张兴的车走在前面，他扭头见王东明愁眉苦脸的，说道：“小王，甭发愁，你瞧人家江春旺，多稳得住。”

王东明看看江春旺：他超不过三十岁去，中等偏高的个儿，一副突出的宽肩膀，脸上长年的风吹日晒，黑里透红。身上穿一件家做的中式裤褂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——

了五天会，谁能掂出这个庄稼人模样的支部书记有多沉的份量！

江春旺轻快地蹬着车说：“干吗拿我开心？您是我们公社最老的支书，您有什么高招儿，给我们亮亮。”

张兴笑道：“你瞧，他嘴头子多厉害，反咬我一口。我有什么高招儿？我就一个字，干！”

王东明有点吃惊，忙蹬了两步，赶到张兴身旁问：“干包产到户？”

张兴说：“那可不，黄书记指名让试点，不干还行？”说完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江春旺在后边也笑道：“瞧他那‘坚决’劲儿。”

汇报会上，张兴和江春旺都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，怎么这时一个又说要干，一个直给他鼓劲？王东明忙问：“干不下去怎么办？”

“那还不好办！”张兴笑笑说，“孩子哭了抱给他妈，谁让干的，给谁递回去！”

江春旺追上来，连声赞道：“瞧，他心里早有谱了。”

支部书记们在一起，也跟庄稼人一样，又说又笑，挺热闹，多重要的事儿，说说笑笑，就明白了。王东明是新上来的，听来听去，不知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心里更加着急。

到分手的地方，江春旺才回头说：

“小王，老张说得对，别唉声叹气的。回去把群众发动起来，没有过不去的河。”

说完，他抄小路走了。

这次汇报会开得很不寻常。别说王东明这样的年轻人心里没底，就连江春旺和张兴这样有经验的支部书记，也两宿没合眼。

县里找去开会，支部书记们都挺高兴。一个大队，别看就二三百户人家，也是个小天地：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党、政、财、文、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，样样都有。当个支部书记，从政治到经济，从生产到生活，开会学习，春种秋收，大人孩子，吃饭盖房，事事都得管。气象站一个大风警报，支部书记就得地里、场上、村里跑三圈儿。更不要说上面来的干部，报社来的记者，中学来劳动的学生，谁都找支书。难怪人说支部书记肩膀上扛着办公室，走到哪儿干到哪儿，没个闲时候。

只有到上边开会，心里才松快松快。东邻西村的，平常见不着，这会儿聚齐了，通通情况，谈谈经验，别提有多痛快。到大礼堂去听报告，更美了。毛主席的讲话，中央开会的精神，国际国内的形势，都是新精神儿，真开脑筋，真长见识。县委再把方针、政策、任务，连工作方法都给具体讲讲，心里更踏实了。哪回到县里开会，不是开出浑身的干劲，带着一股子信心，一大堆办法回来？

唯独这次汇报会，开得不是滋味。一上来，就让摆困难。有，也叫摆；没有，也叫摆。摆来摆去，上午还有说的，下午就没词儿了。

第二天，该换个题目了吧？不，黄书记说困难不是摆得差不多了，而是差得远呢，还让继续摆。这一天的小组会就

没正经开，尽逗乐了。

王东明说：“光摆困难算个啥呢？越摆越泄气。”

张兴说：“叫你摆，你就摆，说你摆得不够，你就往够处摆。摆完了，一人多给二百斤棒子。”

江春旺说：“这不赖，摆困难能摆出棒子粒儿来！咱们甭回去种地了，天天坐这儿摆吧！”

也有的真着了急，问：“这会到底解决什么问题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？”

第三天，黄书记作报告。他往台上一站，等大家安静下来，说：“这两天大家摆了一些困难。对目前存在的困难，是不是有足够的估计了呢？恐怕还不见得。目前的困难，不是一个村的，不是一个县的，也不是一个省的，是全国的，是建国以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局面。而且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，最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……”

黄光讲了半天，江春旺就听见俩字：“困难！”他那笔记本上啥也没记下来。

黄光继续说：“前几天我们县委常委开了个会，决定大家都下来，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找出战胜困难的办法。李书记上北片几个公社去了。我呢，包干你们这几个公社。”接着，他提出了一些措施：什么广开门路啦，互通有无啦，以副补农啦，等等。最后，他提高嗓门说：“有的地方实行产量责任制，或者叫做包产到户。”

全场“哄”地一下乱起来了。黄光等了一会，伸出胖乎乎的手摆了摆，又说：“这个办法好不好，也先别下结论。困难

时期嘛，各种办法都可以想，都可以试一试。我看你们也可以抽几个队试试看嘛。”

黄光的报告，特别是他提出的包产到户，把会议搅成了一锅粥。咬着馒头也不香了，睡在炕上也不舒坦了。宿舍里，饭厅里，议论纷纷，中心都是包产到户。每个组都分成三派人：一派反对；一派赞成；还有一派不表态。东兴公社这个组里，江春旺和张兴是反对包产到户最坚决的。

第四天小组讨论，黄光到东兴公社这个组来听会。组长是公社书记陈志远，他启发了半天，没人发言。

黄光说：“大家随便谈吧，谈什么都行，谈包产到户也行。”

还是没人吱声。三十多个支部书记坐着的屋子，跟没人一样。

黄光拍拍身边的一个支部书记，问：“你看包产到户怎么样？”

这位支部书记憋了半天，憋出两个字来：“行吧？”

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。

“怎么都不说话啊？”黄光有点急了，“我听说，昨天大会以后，大家议论很热烈嘛！唔，怎么想就怎么说嘛！你们这儿都赞成包产到户，没有人反对？”

“有！”一直闷头抽烟的张兴抬起头来说：“江春旺就是一个。”

全场的眼光一下子都转到江春旺身上。

黄光的眼睛跟了过去。只见江春旺两道眉毛平坦舒

展，一双大眼微带笑意，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，便说：“那好啊，你说说看法吧！”

江春旺向前坐了坐，问：“黄书记，要按包产到户的办法搞，不等于退回去单干了吗？”

“退？”黄光说，“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退，不但要退，而且要退够。”

江春旺的眉毛紧缩在一起了。他说道：“这事我想不通。要照这么搞，那不是说集体化搞错了，社会主义甬搞了？”

“我不是说了吗，这是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。”黄光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困难时期？”江春旺的嗓门不由得大了起来，“单干就能解决困难？我看不能。就为单干不能解决困难，不能抗住自然灾害，我们才搞合作化，才建立人民公社。越是困难，越要坚持集体化的道路，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。”

江春旺这几句话铿锵有劲儿，支部书记们暗暗点头。刹那间，黄光倒说不上话来了。

张兴插上来说：“黄书记，您不知道，江春旺是我们公社最厉害的支部书记，人都叫他‘将不住’。您要不把他将住，这包产到户就没门儿。”

“哦？”黄光脸上打了个大问号。

“我把他这外号的来历讲一讲，您就明白了。”张兴笑着说，“有一回在公社开会，休息的时候，我和春旺下棋。旁边好些人聊天，议论哪个支部书记工作干得好。说来说去，说

话，我开始也转不过弯儿来，后来听了一点风声，才想通了。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吧，包产到户，不是我的发明。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好吧，你们继续讨论吧！我到别的组去听听。”

这天下午，各公社开小会落实包产到户的试点单位。支部书记们吵个没完，谁也不愿意当这个点。最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宣布了名单，万年青大队榜上有名。

江春旺找到陈志远说：“把万年青勾了吧！”

陈志远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你们队是黄书记点的。”

江春旺还要再争，张兴说：“春旺，甭说了，就那么的吧。”张兴那个队早定了是试点单位，这会儿好象有了伴儿，反而高兴起来。

江春旺给“将”住了吗？没有。晚上，他躺在炕上，先也愁了一阵，觉得这回事情挺大，不好办。当了这几年支部书记，他有个习惯，上级有个什么布置，闭上眼睛，就会看到村里有什么反映。凡是贫下中农拥护，地富反对的，那就准行；凡是贫下中农反对，地富高兴的，那就不能干。这回黄书记让搞包产到户，贫下中农准反对，地主富农嘴上不敢说，心里准高兴，富裕中农有一半也会同意。转念一想，好嘛，贫下中农反对还不好？越反对，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越坚决。地主富农高兴，就让他高兴去吧！富裕中农平常都说拥护社会主义，是真是假，难以分辨，这要一讨论，还不是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？阶级阵线清楚了，阶级斗争的弦一拉紧，什么事儿不好办！这样看来，把黄书记让搞包产到户的事传达一下，讨论讨论，未必是件坏事。想到这

里，心里踏实了，一觉睡到天明。

跟王东明分手时，江春旺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把群众发动起来，没有过不去的河。”他的各种考虑都在这句话里面了。王东明只嫌他说得笼统，哪里想得到江春旺的这些深谋远虑呢？

二

春旺自小是个苦孩子。

他有着和村里无数穷人家孩子相同的命运：一出生就受到饥饿的折磨，干着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，受尽有钱人家的欺凌。他也有着自已特殊悲惨的遭遇：一夜之间死了爹和娘。

说起这事，村里贫下中农无不伤心落泪！

一九四〇年冬天，东兴镇上的汉奸跟着日本人下来，挨村挨户抓人，押到关外去当劳工。这天晚上，二十多个被抓来的青壮年，用绳子捆着，锁在东兴镇的大庙里，准备天一亮就带走。

春旺的父亲，人们叫他大老江，也在里边。他身强力壮，象被困在笼中的猛虎一般。极端的愤怒，使得他象要停住了呼吸。半夜了，他低着头，用结实的牙齿，狠狠咬那绑着双手的粗绳，绳子的碎末一点点地掉了下来。大老江有了一线希望，他象咬鬼子的肉一样咬着绳子。一小时，两小时，绳子的碎末，混合着难嗅的气味，充满了他的嘴。身边的穷兄弟也来帮忙了。轮流地咬着、撕着。终于，绳子断了。大老江又解开了别人手上的绳子。

跑吧！人们瞅准看守的伪军已经抱枪睡着了，开始悄悄地行动起来。一个、两个……才跑出去五个，不幸，第六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，他在紧张慌忙中摔了一跤，被敌人发现了。霎时，吼声、枪声、跑步声，从四面响起，兽性的敌人象野狗一样扑来。

第二天，鬼子架起机枪，把抓来的人都押到大庙前空地上。那个十五岁的孩子被推到人前。

“快说！谁，谁解的绳子？”他们威胁要杀死这个少年。

孩子咬着牙，瞪着眼，一言不发。

“不说？通通地枪毙！”

这时，大老江猛地站了出来。

“放了孩子，有事找我！”大老江声如钟，站如松，挺立在鬼子面前，象一座不倒的高山。

鬼子先是后退了一步，继而象一群饿狗一样，扑向大老江。他们用四根绳子把大老江的手脚分别绑在树上。善良的人哪会知道野兽的行径！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，忽听一个日本鬼子嚎叫一声，几个人一拉，他们把大老江活活劈死了！

天旋地转，人们闭上了眼睛。他们没有泪，他们的心在滴着血啊！

这时，一个女人，大老江的妻子不顾一切地扑向敌人。

枪声响，她倒下了。

当时春旺才八岁。他幼小的心灵里，充满了复仇的火焰，几次跑到镇上去想报仇，都给村里的叔叔、大爷硬拉回来。

小春旺成了孤儿。

在这受难的大地上，人们的哀苦还少吗？在阶级压迫、民族压迫的年月，春旺没有童年。他从小怀着阶级仇、民族恨，走上了生活的征途。

他跟着村里的叔叔、大爷去扛活。春天在这村，秋天在那村，今年在本县，明年兴许就在外县了。村里人说：春旺岁数不大，手里种过百家地，肩上扛过千户粮，就是没种过自己家的地，没扛过自己家的粮。

村里有个老扛活的，叫江雨田。他上哪儿扛活，常把小春旺带在身边。这江雨田见得多，看人对事挺有主见。人家想攒钱买地，他说：“别费那份儿心了，这世道哪有咱穷哥们攒钱的口袋，就算你有能耐，置了几亩地，有个天灾人祸，还不得把地契给财主家送去。”人家说哪家财主心善，他说：“没那事！是财主都心黑。人无横财不富，哪个财主不是喝着穷人的血发家的！”

村里人都爱听江雨田说个理儿。他也能说。别的不说，专说扛活的事儿。在他的嘴里，扛活的没有一个是唉声叹气、跳井上吊的屈死鬼，个个都是浑身是胆，智勇双全的好把式，回回都把地主老财气得死去活来。虽说生活里未必尽是这样的事，可这个把旧社会看透了了的庄稼汉，在自己的言谈话语间，编进了世世代代受苦人对砸烂旧世界的无

限希望。

万年青最大的地主叫邓华堂，逼死过长工，打死过丫头，弄得好几户人家妻离子散。江雨田给他起了个血淋淋的外号，叫“人厨子”。

有一回，人厨子上伊河去，一不小心，掉河里了。过路的小伙子跳下去，把他救了上来。人厨子缓过气，从缎子面长袍口袋里摸出个精湿的钱包，拿出两张票子要赏给那个救命恩人。那会儿国民党的钞票不值钱，一大把票子也买不了二斗糠。周围看热闹的都很生气。有的嚷嚷：“还把他扔河里去！”正赶雨田来了，他说：“这两张就多了，他那条命，一个子儿都不值！”人厨子气得脸发青，回去一张状子告到县衙门，说江雨田“造谣惑众，图谋不轨”。那会儿没有穷人说理的地方，财主怎么告怎么准，雨田为这事蹲了半年牢。

春旺从雨田大爷身上学到了地里、场上全套的功夫，继承了无私的品德和洞微察幽的眼力。在他心里一天天增长着对穷人无比的爱，对敌人满腔的恨。雨田大爷坐牢那年，春旺十五了。他上监牢送饭时，见雨田大爷连打带饿，瘦得脱了形，愤愤地说：“一句话坐半年牢，有杆枪我非得跟他们拚。”

解放的时候，春旺十七岁，是村里的民兵，年轻人里拔尖的。十八岁时，和现在的大队长邓殿举第一批入的党。那时的春旺就积极肯干，虽没显出多大工作能力，可有一样，他特好学习。那时，驻村里的解放军工作队队长